

【发郊/姬屋藏郊】风雪夜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561272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561272>.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Rating: | Not Rated |
| Archive Warning: |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|
| Category: | M/M |
| Fandom: |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|
| Relationship: | 发郊, 姬屋藏郊, King Wu of Zhou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|
| Character: | King Wu of Zhou Ji Fa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|
| Language: | 中文-普通话 國語 |
| Stats: | Published: 2023-10-04 Words: 3,602 Chapters: 1/1 |

【发郊/姬屋藏郊】风雪夜

by [Akooooo](#)

Summary

- *姬发/殷郊
- *ooc，冀州旧事捏造
- *道具

冀州苦寒，气候冷峭，然而今天是个大日子——经数月苦战，朝歌勇士终踏平冀州，摘得反贼苏护的头颅，又一次夺得胜利。

商军扎营于城外数里之地，此时已然夜半，风雪正厉，早过了庆贺之时。大商军队扎营之处不似几个时辰前的热闹欢腾、气氛热烈，此刻营地内灯火微弱，只有少数值夜守卫在营地内来回巡视。

殷郊本正窝在被褥之中，身体蜷成一团睡卧，只露出半张脸来，却忽然听得一沉闷声响，混杂着几丝冷意扑入营帐、袭上了殷郊露出的面颊——原是那厚重帘栊被人掀起，从那缝隙中漏进几丝风雪。下一刻帘栊又被合上，滞重地向下垂落，归于原处，将营帐外绵绵不绝的凛冽飞雪隔断于帐外。

一时之间帐内又归于寂静，殷郊闭着眼，向床外侧翻了个身，便觉近处几分冰冷，与方才泄入的冰雪气息如出一辙。

“你回来啦……”他将手从被褥中伸出，向床边摸索，摸到一只冰凉的手。

“怎的不点灯？”殷郊迷糊着眼打着呵欠，视线所及之处不尽明亮，暗暗沉沉、仍是一片晦色。他抬眼便瞧见一模糊人影，看不分明。这若换做他人自是辨识不清、不晓得来者何人；但殷郊偏偏只消这模糊一眼便心下了然，知这人姓甚名谁——于此时此刻能够这般随意且自如地进入他帐内的也唯有一人罢了。

“怕吵醒你。”

殷郊感觉到那只手紧紧地回握了他的，手上传来的凉意更加细密。

安静了片刻，两人皆未发话。今夜轮到姬发当值，这会儿是到了换班的时辰，他才返回营帐。殷郊正欲开口、让姬发歇息，而他唇方张开、话未说出，却是有一柔软事物轻蹭过殷郊脸颊，带着几分缠绵意味。那双唇带着湿热的吐气，磨磨蹭蹭地附上了殷郊的唇。

“……不是方才还说怕吵醒我么？”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剩下的话模模糊糊，缠绕在唇齿之

间。

姬发似乎是说了些什么话，低低哑哑的不似平常。他们今夜或多或少都喝了些酒，但因后半夜仍有任务在身，众人也并未多饮，自是不会令人酣醉；再加之姬发去值了夜，哪怕姬发再不胜酒力，那风箫自也早将他吹醒。可姬发的模样偏偏似是醉了，他含含糊糊地发出几个音节，隐隐有未散去的酒气从姬发的唇中渡到了殷郊口中。

殷郊不知是猜测，或是真听清了姬发在说些什么。

“……我也想你。”

他回应道。

自冀州战事起始，二人除开在战场上，私底下莫说是肌肤相亲、便是连肢体接触也是少有。今夜这般近距离的接触反而是头一遭。不知是否因了这一层，或是本身如此——这一吻便显得极为漫长而又缠绵，双方小心翼翼地触碰却又紧紧纠缠，将这数月浓烈相思化作对方唇齿间一片温热。

姬发的手伸至殷郊腰后，扯下那碍事的衣带，露出身下人小半块胸膛。他将吻向下延续，吻过脖颈，啃咬殷郊深刻的锁骨窝，又向下在他裸露的胸膛反复舔弄，将人的胸口弄得湿漉漉一片。

偶有垂落的发丝不经意扫过殷郊的皮肤，胸口唇齿的舔弄弄得殷郊发痒，殷郊难耐这细微痒意，用手推了推他。姬发顺势一偏头，对方匿藏在单薄衣料下的乳珠正落入眼前，若隐若现。

他原便极喜欢捉弄殷郊这一双樱果，往日云雨时总是好一番玩弄，致使殷郊两颗乳珠较寻常男子都大些。而经了方才一吻，双方皆已然情动，殷郊衣裳早已半开，胸前乳珠被中衣轻轻掩盖，一派春色半遮半露。那模样惹得姬发心痒，隔着里衣张口便向右边的凸起咬去。

殷郊被他这番动作弄得惊呼一声，后又觉他用舌尖描摹乳晕的形状，绕着乳粒画圈。没多久那乳尖已是硬起，隔着衣料在姬发口中挺立。察觉到口中变化，姬发也不再只满足于舔弄，转而用牙齿啃咬，像是一只咀嚼事物的野兽。

纵是隔着衣料，殷郊也能分明感受到胸前痛感，“…呜…轻些…嗯！……”他放软了语气，不间断哼了几声，可姬发偏只听到他略微上扬的尾音，又用牙齿撕磨几番，方才停下。

殷郊早便低喘起来，黑暗之中的一切触感皆被放大了不知多少倍，他能觉察乳尖上仍泛着疼，还夹杂着几分爽利，可那偏又只是一边，另一边却是一丝触碰也无。他便忍不住自个儿拿手去摸了摸，上下揉捏一番，却始终不及姬发的触碰。

“这便孟浪起来了？”两只冰凉的手指取代了自己的手在胸前掐弄，那指尖勾出的凉意激得殷郊一个激灵，却又不可遏制地兴奋起来。

“姬发……好姬发……呜……摸摸、摸摸它……”他近乎是哀求地开了口，对方却是毫不犹豫地移开了手，下一瞬，那处却被含入一湿热之处。乳尖被人大力吮吸，粗糙的舌面不住刮过敏感的乳尖，带来的爽利让殷郊不住轻吟。

“呜……姬发……呜……好痒……用，用力些……”

姬发埋在他胸前，如同婴孩吃奶一般嘬吮着乳头，那力度让殷郊以为下一瞬真会被他吸出奶水。待姬发两边轮番伺候一番后，胸前两颗乳粒已像是石榴果一般红艳。姬发用手轻触乳尖，道，“这般模样……倒是比女人的还大些……”

“呜……嗯……别……别说……嗯……”

殷郊被他说得脸上一片燥热，偏过头不去看道子在胸前动作的手。却又觉察对方顺着膝窝一路向上啃咬，直至柔嫩的腿根，忍不住呻吟出来。

姬发将人翻了个身，在殷郊身下垫了个软枕，迫使他抬高了腰，撅起屁股，全然一副任君采拮的姿态。姬发尖锐的犬齿在他丰润的臀肉上蹭过，带来细微酥麻的快感，涎水在软肉上蜿蜒，顺着臀缝流下，面团似的臀瓣被冰冷的手指掰开，露出匿藏着的微开小口。

姬发将指尖向穴内探入，却触得一坚硬玉柱，他一愣，却听得殷郊声音响起。

“……我想你今日定将……便……唔！……”

他未待人将话说完，便将那玉势用力往里推了推，复又抽出，抚上去只觉玉势温热，上面还缠着黏腻液体，却是不知在殷郊体内待了几多时。

姬发一只手绕至身前握住他早已挺立的阳物，那物本是烫得很，偏偏姬发的手仍是凉的，触上去感受分明。他另一只手则是拿着玉势在殷郊体内缓慢抽插捣弄。

“方才我弄你时，可是爽利得忍不住夹紧了这根？”他话说得慢，一字一顿地，手上动作亦是缓慢，重重碾过殷郊体内每一寸，待进得深些了，又猛地抽出，却偏偏不碰内里那敏感的一点。

“姬发……好姬发……”殷郊偏头看了他一眼，眼尾吊着一抹红，加上脸颊上那今日方新添的伤，俨然一副饱受折磨的模样，犹为可怜。

姬发停了下来，用手摸了摸殷郊脸上被鞭挞后留下的印子，似是又想到了那一幕，他心下又涌起了几分疼惜，轻声问道，“还疼么？”

殷郊也看了出来，他双目仍是湿润的，看向姬发，摇头道，“早就不疼了。”

似是为了证明他所言非虚，殷郊又挺腰将臀抬高了些，往姬发手中送去。男人用力捏了捏那两团软肉，手中玉势的抽插越发猛烈起来，另一只手也不再撻动殷郊身前硬物，反而随着玉势抽插的节奏拍打他丰润的臀部，留下一个个鲜红的印子。一时之间，屋内只剩下肉体的拍打声与男子的呻吟喘息。

体内玉势反复碾压在敏感的一点，一波波快感激得殷郊软了腰，勉力支起的双腿也忍不住发颤，身前的阳物紧贴着小腹挺立。玉势动作得更加厉害了些，带出的液体沾湿了穴口，又顺着臀部的曲线流下，弄得臀缝间一片黏腻。随着玉势又一次的插入，殷郊尖叫一声，整个身子不住地发抖，身前阳物颤抖着吐了精。

殷郊正被那波快感撞得崩溃，却突然被人翻了个身，便觉胸口被人摸上了些浓稠液体，原本被紧紧夹住的玉势“啵”地一声被人拔出，随即又换做一滚烫物体抵在穴口，小幅度地在未合拢的花穴刺戳，那物在试探性地刺戳几下后，又突地进入，直直抵入花穴最深之处，将殷郊内里塞得满满当当。

他方才泄过的身子敏感得很，肠道内的媚肉紧紧咬着肉棒，绞得姬发难以动作。快感夹杂着被异物插入的饱涨感，被层层软肉裹着的不再是温润的玉势，却是男人火热的肉棒。似因这感觉真实而又幻妙，使得殷郊伸出手想去触碰身上的人。殷郊明明早已适应了眼前的黑暗，但此时他却陡然心慌，整个人都像是浮于云端般虚晃漂浮着，不知何时身下的云会消散，而他则会狠狠坠落尘埃。直到他双手真切地触到姬发结实的后背，方才安下心来。殷郊在黑暗之中叫着姬发的名字，声声温柔缠缱，便有湿热的吻应着他声声呼唤，一个个落在额头、蹭过面颊。身下的阳物缓慢地退出，后又更加坚定地深入。他察觉对方浓密粗硬的耻毛刮过腿根，又随着阳物的动作一同深入谷道，磨蹭着柔嫩的内壁，而毛发刮过的短暂搔痒下一瞬又被充斥的满足感代替。

他倏地被人抱起，臀瓣被分得更开，姬发挺腰便进入到最深。他抱着他下了床，缓慢地走着，嵌于殷郊体内的肉棒随着他的动作浅浅地出，又用力进入，呻吟声从殷郊的喉头飘出，撩人得紧。

下一刻，帐内被温暖烛光照亮，殷郊抬头终于看清姬发的脸。黑发粘在他略微汗湿的脸庞，唇微微抿着，一双眸子映出星点火光，让殷郊几乎抑制不住上前亲吻他的冲动。

姬发转了个身，阳物在谷道内旋了一圈，将殷郊的背抵在墙上，拉开他双腿又动作起来。

“嗯啊……嗯！轻些……啊……嗯……别……”

殷郊背靠着墙，下半身被人抬高，正好看得见那深红肉棒进进出出，将穴口褶皱撑平，两颗硕大卵蛋随着阳物的进出重重打在臀上，发成“啪啪”声响，而他胸前又满是之前被姬发抹上的精液，深红的两点挺立着，在白浊中若隐若现。他被这场景弄得脸上一热，偏开头不欲去看，却被人拉住手往身下带。往下一摸，结合处一片湿黏，而姬发那物只插进了一半，插进去的部分紧紧嵌在里头，露出的部分却是滚烫灼人。

下一刻那凶物又凶狠动作起来，迫得殷郊夹紧了姬发的腰，身体跟着身上人的动作而晃动，体内敏感处每每皆被凶狠戳中。至后来又被禽射了一回，他已是腿根发软，全然倚靠着营墙与姬发的支撑方未倒下。

肉棒抽插间带出的水声与肉体的拍打声模模糊糊传来，身上男人的呼吸陡然加重，随后一波液体被射入体内，殷郊忍不住一颤，双腿不自觉夹紧，身前阳物随之也射出一股稀薄液体。

殷郊意识有些模糊了，他双目蓄满了眼泪，眼前的世界也变得模糊了，他只能朦胧地看见姬发的脸——他似乎是笑了一下，却无端地也落下了几滴温热的泪来，落在了殷郊的脸上、与殷郊留下的泪水汇成一道划过那条新添的伤疤、顺着脸庞而下、最终落在了地上。姬发用他那双不再似先前冰凉、已然变得温热的手摸了摸殷郊的脸，将他脸上来自于殷郊自己的、和来自于姬发的泪水统统拭去。姬发似乎又开口说了些什么，低低哑哑的，像是他今夜方入营帐时那般。

殷郊努力想听清姬发说的话，可欢愉后变得疲乏的身体似乎并不能如他所愿。他缓慢而沉重地眨了眨眼睛，脑子里混混沌沌一片，他理应不再能处理外界传达的信息了，可他又像是猜测，又像是真的听清了姬发说的话。

“……爱。”

他回应道。

Fin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